



邓云乡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1727.2
700



【邓云乡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词自话/邓云乡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邓云乡集)
ISBN 7-5434-5457-2

I. 诗... II. 邓... III. 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2730 号

——邓云乡集——

诗词自话

作 者: 邓云乡
策 划: 张国岚
特约编辑: 王湜华
责任编辑: 王亚民 孟保青
封面设计: 张志伟 李关栋

出 版 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排 版: 保定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875
字 数: 326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457-2/K·264
定 价: 22.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我与诗词（代序）

诗，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什么是诗，我也说不明白，这都是老实话，自然，让我东拉西扯瞎吹，我也能吹出不少。但那只是瞎吹，穷聊，乱侃，那不是老老实实的真话，实话……但是我虽然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却似乎有时偶然有那么一点感觉，居然也会写出一些似诗非诗的东西，有时还刊登在报纸上，而且现在居然编成一本《云乡诗词自话》准备出版，是自己过去很少想到的，却成为现实，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因而编完了，先想在前面作个说明。说说我与“诗”——这个说不清楚、说不明白的“它”的关系。

前年我偶然接到远在山西雁北，大同古城的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朋友韩府的来信，信中附了一个书目，问我与所附书目中的作者是否有宗亲关系，因为他从读我的一些书中，了解到我原籍是山西灵邱县，就寄来灵邱邓氏一些古人的书目，内开：

邓克劭、字如许，清灵邱人，著有《自适集》。

邓克昭、字晋德、克劭弟，岁贡生，著有《月令拾遗》、《灯余草》。

邓赞清、字少参，号梅亭，克劭子，恩贡生，著有《梅亭诗草》。

邓永清、字晓村，克劭子，乾隆丁酉拔贡，著有《南阜山房集》。

2 诗词自话

我得着这封信十分珍贵，因为我知道邓永清这个名字，小时在老家东河南镇北街戏台正面大匾，黑地金字：“霓裳羽衣”、上下场门小匾，白地黑字“今演古”、“假作真”，署款就是邓永清，我记得十分真确，而且直到五六十年代回北京，父亲说起家族旧事，还常常说“永清爷长……永清爷短……”等等。而且也知道他是“拔贡”，清代“拔贡”是没有考中举人的秀才，每隔十二年才考一次，一县只取一名，再到京中朝考，一等也可外放知县，也是很不容易的。是举人、进士而外，仕途中的一种特殊功名。一看这位老祖宗父子兄弟居然都有著述诗集流传下书名来，也是极为可喜的。而且我长期因听父亲说起，便误记这位老祖宗是我高祖父，但一看科甲年份是“乾隆丁酉拔贡”。乾隆丁酉是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而我曾祖父邓飞熊，是同、光时代的人，往前数二三十年，离开一七七七年还差半个世纪以上呢。我甚至怀疑乾隆丁酉是道光丁酉，即一八三七年，但又想材料虽是抄的，且十分清楚，如抄自古书不大会错，为此一直怀疑着。去年河南有家《寻根》杂志，让我写文章，我很感慨，又因老家祖居全部被地方拆光了，只剩一口井了，祖坟也被铲平改建车站了，小小老百姓生逢乱世，流浪在外，能保住一条命就很不错了，什么“根”？如何“寻”？早被连根拔了，还谈什么“寻根”呢？又一想，居然又有不相识的朋友，辗转寄来祖宗的书目，而且十分清楚，是诗集，这是多么可珍的“祖德”呢？但是“高祖”永清爷和曾祖飞熊公年代相差太远，接不上代，如何办？过去家中有《亡疏折》，由远祖直到近三代，记得清清楚楚，逢年过节，即使在异地他乡，也可以按摺上所记，书写“亡疏”，祭祀各代祖宗，但这个《亡疏折》，文革时，早被抄家的“革命家”们当反动罪证抄走，不知哪里去了。这样我的高祖是谁？名讳是“某某”，就成永远的“？”了。但又有峰回路转之趣，最近山西文化厅长好友成葆德兄寄来一本《灵邱县志》，我才弄清了曾祖

父邓飞熊的父亲、亦即我的高祖父名邓绍宗，曾祖的祖父名邓景元，亦即我的五世祖了。由曾祖往上数，再接两代，一般以六七十年计，才能接上十八世纪的乾嘉盛世，接上乾隆丁酉拔贡的永清公，那就是六世祖了。因而地面上的根，祖坟虽然掘了，祖宅虽然铲平改建粮仓，似乎“连根拔”，无处可寻了。而各种文献还在，从文献记载上寻根，居然找到六世祖、七世祖，不但各代清清楚楚，而且还有各种著述，所以“根”尚是可寻的。“连根拔”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我写给《寻根》杂志那篇短文，迄未登出，大概是编辑或者错会我意，感到我的话说的不中听，所以冷处理了。其实这是历史，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在任何时代，既无力抗拒历史，也无心改变历史，“寻根”也者，也只是一句话，说说而已……“逝者如斯夫”，又真能寻到什么？不过遗憾的是，永清公以上那么些远祖辈著述了什么《自适集》、《月令拾遗》、《灯余草》、《梅享诗草》、《南阜山房集》等等，我却一部也没有见过，多么引人思念呢！

过去有句古谚：“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以遗子孙。”直到今天，“积德”仍旧是一句普通话，也常常听人们在争吵时说：“积点德吧……”德是什么？自然科学上没有办法解释，但遗传学上的遗传基因，现在成了世界尖端科学。

先父汉英公一生也欢喜作诗，曾有两句诗道：

五百年来宅滹阴，绵绵累世尽儒林。

这是一首律诗的起句，可惜原诗我背不出来了。滹水是唐河的古名，中国古地名习惯，山北谓之阴，水南谓之阴，如淮阴，在淮水南岸，江阴，在长江南岸，故乡东河南镇在唐河南岸，故称“滹阴”。我祖父邓邦彦，字选青，是举人出身。考中举人的人，

4 诗词自话

都会作试帖诗，所谓五言八韵，形同连在一起的两首五言律诗，且限韵。但祖父去世过早，且又有大烟瘾，不照像，不知什么样子，也未见过他写的诗文，更不要说诗集了。年青时听父亲说，老家有祖父两箱日记，其中或记有诗文，不过从未见过。而父亲却很喜欢读诗作诗，而且都写近体诗，一部《十八家诗钞》，老年时，一直放在桌子边，反复咏诵。晚年六十年代前期，还和北京几位老先生时相唱和。写过一本系统的《京华纪事诗》，一百二十首，有诗有注，我曾替他小楷抄过一个复本，用的是朵云轩的竖格纸，他十分高兴。前面有序，后署“序于不食马肝之庐”。用《汉书·辕固传》“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典，以寄托其感慨。原稿留在北京，所抄复本装订好放在上海我家中，文革抄家抄走了，北京原稿扫“四旧”时烧了。自然都没有了。至于他平日的诗，都未留稿（自然留稿也留不住），我全首一首也记不住，只记得一些断句。如：

来时烽火地，归路藕花天。

一九三六年晋南打仗后，我姑丈贾理宣被任为某县县长，只数月及夏日即被撤换，他写了三首五言律诗去安慰他。他曾讲给我听，我只记住这两句。另有“撮土补创痕”句，另一句也忘了。

“乱世犹闻弦诵声，与君重见不胜情。”

“劫历红羊伤国脉，变同苍狗亦天心。”

“一望家山见忽明……”

这是沦陷时期一九四三年冬，他冒险回故乡探望时写的三首七律的断句。第一联是在县城见一亲戚教私塾时赠诗的起联。第二联是另一首感事七律的颈联。第三是近灵邱县境见某山七律的起句。

偶过正阳桥下望，惊心不是旧腰围。

这是五十年代他送一同乡回老家时二首绝句一首的结尾二句。

窗前正读高士传，门外忽停长者车。

一九六二年间，他北京老年诗友中，有位洪老先生，作过天文台长，早期留日，年已八十馀。坐三轮车到里仁街家中去找他，他写一首七律答谢，这是中间一联。但可能我记错，因平仄失粘“士”、“者”二字都是仄声字，对不上。记得“文革”前我也曾替老人家抄了一本，虽然不多，也有几十首，也是用朵云轩那种素雅格纸抄的，只可惜当时没有复印机，能复印几份保存多好……真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无处寻觅了。靠我脑子记忆储存毕竟有限。我真佩服二千多年前的伏生，能够背出《论语》、《孟子》、《诗经》、《书经》等许多书，连孔子家庙鲁壁中拆出来的竹片《论语》核对都不错，可见伏生背诵的功夫，所以《论语》又叫《鲁论》。但是中国两三千年的背诵的读书方法，自从五四运动以后，都为洋鬼子教育方法所代替，老的“背功”，没有人讲求了，所以我这一代就差多了。连老爷子的诗，只记得一些断句，整首的一首也背不出了，真是不肖子孙。有什么话说呢？

北大老教授罗膺中先生《鸭池十讲》中有一篇《诗人》中曾说道：

近二十年来，新诗发生，由外国诗的影响，诗人一名，才又在新文坛上出现。于是，凡有一两本诗集出版者，大家便群以诗人呼之。诗人一名，几乎代替了当日的骚人墨客。

我不知道在外国是否应当如此，若在中国，诗人一名，是不应该如此滥用的。

所以，诗人这个题目，有重讲一次之必要。

罗文前面还引了《楚辞·九辩》“窃慕诗之遗风兮，愿托志乎

素餐。”其实这位罗老先生太认真，当年那些男女学子，能哼两句“妹妹我爱你……”或“热血沸腾了……”的新诗，以及哼两句“薛蟠体”的平平仄仄的打油句，谁不想戴一顶诗人的桂冠呢？我作中学生时也曾上过这个瘾，也写过新诗，也学过平仄。自然多少也受点老太爷的影响，也受点学校老师的影响。在我读高中二年级时，国文老师名陈斐然，鲁迅先生住砖塔胡同时，他常去看望，《鲁迅日记》中多次记到。也是苦雨斋座上客，而且还请知堂等名教授。《周作人日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记云：

又往忠信堂应斐然招宴，到者玄同、劭西、幼渔、子鹤、检斋、凤举、淑孙、祥×女士及陈君夫妇共十一人，九时回家。

钱玄同、黎锦熙、马幼渔、黎子鹤、吴检斋、张凤举等当时师大、北大经常来往苦雨斋的名教授都到了，可见陈斐然先生当时的身份，也可能新婚不久请老师，总之不同于一般老师，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沦陷八年的中期，一九四一年，陈先生教我们国文，讲唐代时期，讲唐诗，一次作文，就以贫富生活的反差对比，让我们拟一联七言律诗对句，简单说就是七言对子。而且让回家先想，我回家在父亲的帮助下拟了三副，现在只记得其中联是：“一派弦歌舞狐步，几家风雪泣牛衣。”学生初学，用字较为粗俗。第一句前四字，我原是“一阵弦歌”。陈先生说这一联对仗不错，只是“阵”字不好，改为“派”字。回到家中，父亲也说改得好。这样我对旧诗有了一些体会。但平时读了些古今人的诗，平仄懂了些，自己却不会作整首的诗，也没有想作过。

一九四三年春，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旁听夏枝巢先生讲诗词，时清明节近，忽有所感，写了四首绝句，现在只记得一首：

陶家庵畔草初生，一路春禽送好声。

只是有家归未得，年年客里过清明。

当时这四首绝句自然十分幼稚，只是陶家庵是故乡祖坟，童年在家乡时，年年清明，必伴随父亲去上坟祭祖，自到北京后，过了两年，就“七七”事变，再不能回老家去上坟了，所以感慨，写了四首小诗。因感情真挚，送给枝巢老人修改，老人改得十分细微。记得第三首结尾两句原来是“弱弟不知愁况味，声声频唤叠金钱”。枝巢老人把这两句都改了，前一句如何改，忘了，后一句改为“纸灰白袷晓风单”，回家父亲看了说，不如原来句子真切。抗战胜利后，我在北大上学，和陆语冰先生在新民报“北海”版上唱和七律，叠韵至七八次之多。首唱是我的，用“微”、“灰”韵《游陶然亭》二律。语冰先生和章用《江亭》题，“微”、“灰”韵。后来三叠四叠，越和越多，题目就记不清了。

由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忙于找门路混饭吃，忙于交女朋友找对象，忙于交待历史、改造思想，忙于写交待、写检查、写检讨，忙于听报告、开会……空下来也读读古人诗词，至于自己写，那就再无此闲情逸致了。一九五六年正式调到上海，安顿了家，已经三十来岁，教书生涯，看书就多起来了，思想也细了，静了，有时偶有真情实感，便触动了诗的思致。有一次看报，见到一则救济民间艺人的新闻。我认识一些民间艺人，知道他们的一些身世，看了新闻，的确感慨系之，感到社会安定的好处。当时正是一九五七年初，形势很好，便写了两首七律，投寄当时《新闻日报》“人民广场”副刊，很快就登出来了。黄炎培老先生在北京见了写了一篇为《有感》的杂文，文章一开头就写“因他有感，使我有感”如何如何，这样等于捧了我的场，从此我又向报纸投稿，写短文、也写旧诗词，当时稿费高，物价低，足以补贴生活了。一直拖延到六十年代前期。这一期间，旧诗词写了不少，但发表的很少，大多是没有发表的，有的

是自己有感随意写的，如自然灾害饥饿时期，想起旧时什么吃的东西都发馋，什么烤白薯、芝麻酱烧饼、一和汤面、豆腐脑等等，都仿知堂老人回忆诗写法，写了不少首散文式的五言古诗：现在只记得《烤白薯》起句为：“长夏种山蕷，牵藤日壮足……”两句，其他都忘光了。三年自然灾害后，一九六三、六四两年，稍得丰足安定，也和友人写了不少唱和词，这些当时都有杂稿，后来抄家都散失光了。

在上海安家后，北京旧时师友，只有知堂老人偶然通通信。关于诗词，老人曾用我寄赠的绿色毛边稿纸小楷抄了两首《往昔诗》送我，一首是《东郭门》，一首是《炙糕担》，这都是老人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的，共三十首，现收在《知堂杂诗钞》中，而四十多年前知者甚少，我收到十分珍贵，给几位好朋友看过，并未裱褙，与老人的信放在一起，被抄家者抄走，早已没有了。我写的《闻救济民间艺人》七律等诗，也抄给老夫子看，并说长江大桥一首有一个平仄失粘的字，不改文字顺，改了用字稍差，但平仄叶调了。老夫子回信说应该改，初学作律诗，格律要严格遵守。并要我平时多读《十八家诗钞》。这是曾国藩编选的。父亲两函放在案头，成年翻阅，与知堂老人信中教导，正好相合，而我一直不大重视。深信老一辈的踏实功夫，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六四年暑假期间我回北京，常到陶然亭游览，其时正读《吴梅村集》，于歌行稍有体会，就是把平仄互换韵的七言绝句有组织地串联起来，便写了一篇《陶然曲》，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十分成功。父亲看了十分高兴。逐句写了一篇长评，说明诗中内容及音韵在起承转合上如何工整严密，如何显现功力，我自己写时凭感情，意会不到的地方，父亲都一一指出了，对我教育启发很大。可惜这篇长评的手泽，也在抄家时失散了，在此只凭记忆，略作说明，以为纪念吧！

“文化大革命”，一晃又是十年，不过在此十年中，思维并未停止，诗思并未消失，偶然在一个人劳动中，比如扫院子，我曾较长时期一个人扫学校大院子，由校门口一路扫到后面校园及学生宿舍等处，一边扫，一边思考一些感触，便与诗思连起来了，我在一些小文中，曾经谈到过，在此就不多说了。在“文革”后期，白日劳动之余，晚间又可以看看借来的书，新买来的书，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之后，福州路旧书店又能买到一些破书了……这样晚间读读书，其诗词情思便不绝如缕了。

后来又有了暑假，可以回北京，便因老朋友、老同学之介，到天坛茶座上与京华各位诗老见面，回到上海，又与“文革”前几位诗友见面，唱和投赠又多，本来积习难除嘛，这样便写的多起来了。十年灾难之后，改革开放，不少报刊约稿，也时登旧体诗词，这样写的便又多了起来。不过存稿不及时，不少写了都丢了，甚至报纸上发表过的也忘了，也找不到了，这次将这些丛残零星旧作，汇编在一起。因有不少是纪事诗，有诗有解说，所以名之为《诗词自话》，盖不敢自称什么诗集、词集也。这正如前引罗膺中先生的文章所说，也不敢自称“诗人”，只是像过去中国读书人一样，懂得一点平仄，读过一些古人的诗词，偶有感触，随口遣兴。或用这些小诗小词的形式表达，较为便当。只不过是这些形式，表达一点个人的思致感情而已，哪里敢言诗、称诗人呢？前面略述祖上诗集书目及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也恋恋于吟诵的情况，倒不敢自表是家学渊源，也只不过说明一点吾家的文化传统而已。现在讲科学，或也有一点遗传基因乎？倒也是十分有趣的问题……编辑既了，略记前言于卷首。时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晨，亦即戊寅八月初三，水流云在之室南窗下秋光正好，迁于此室匆匆近十年，亦即吾妻蔡时言去世四周年忌日之前二日也。云乡志。

目 录

我与诗词（代序）	（ 1 ）
----------------	-------

诗 词 钞

闻救济民间艺人有感	（ 3 ）
清平乐（欢迎伏老来沪）	（ 6 ）
赋得“万里长江第一桥”	（ 7 ）
雨后中山公园看芍药	（ 8 ）
凤凰台上忆吹箫（祝福周璇病愈）	（ 9 ）
江湾杂事诗	（ 10 ）
长兴岛围垦杂咏	（ 12 ）
陶然曲	（ 14 ）
屋漏口占	（ 16 ）
潭柘寺银杏树	（ 17 ）
里仁街家居早秋	（ 18 ）
秋日小诗	（ 19 ）
秋日过法源寺	（ 20 ）
秋日吴门访西野翁归后又寄诗	（ 21 ）
题赠《北方论丛》五周年	（ 22 ）
永遇乐（夏日回沪留别天坛茶座诸诗老）	（ 23 ）
壬戌除夕抒怀	（ 24 ）

2 诗词自话

奉蓬常夫子命为拟书法四绝句	(28)
春日与从周教授访龙华寺和喻蘅兄诗	(29)
永遇乐 (从周教授出席贝聿铭教授香山饭店落成典礼)	(30)
永遇乐 (花时寄呈圣陶仁丈、平伯夫子)	(31)
双红豆 (再寄平伯夫子)	(32)
吴门挂单竹枝词	(33)
吴门之春吟草	(35)
八三年南京红会杂诗	(40)
乙丑元旦书红二律	(42)
恭贺俞平伯师	(43)
寄重梅仁丈	(44)
梓翁修豫园东园成为一放歌	(45)
水仙花开	(46)
思佳客 (元旦书怀)	(47)
金缕曲 (豫园雅集新词并序)	(48)
移居杂诗	(50)
延吉新居杂诗	(53)
豫园雅集周年诗话	(56)
国庆四十周年感赋	(59)
宴山亭 (祝俞老振飞九十华诞从艺七十年)	(62)
扬州纪事诗	(63)
痛悼平伯老师	(65)
秋园观画诗	(67)
京华行纪	(69)
一九九一年杨浦公园菊展	(72)
看《皇城根儿》有感	(74)

红楼宴新咏	(76)
海天诗柬	(78)
奉和《梦迢迢》新剧上演佳什呈杜宣学长	(80)
题《水流云在杂稿》	(82)
双红豆 (题台湾版《红楼风俗谭》)	(83)
并州吟	(84)
浣溪沙 (春词)	(86)
访台诗选抄	(88)
看中央电视台《三国》连续剧试放	(90)
海盐纪行	(93)
消暑感事散曲	(95)
七届豫园雅集感赋	(97)
悼亡诗话	(99)
浣溪沙 (杂咏)	(103)
圆明园词	(105)
满目青山夕照明	(107)

词 钞

满江红 (绣老征集朱剑心先生遗墨, 余仅得一小纸, 睹之黯然)	(111)
贺新凉 (丙辰夏归计未成, 重阳, 海上寄怀 都门友人)	(113)
永遇乐 (京华师友书来, 问讯行期)	(115)
念奴娇 (戊午冬日于西野翁座上欢晤谢老刚主夫子, 赋此呈正)	(117)
贺新凉 (戊午夏末返京, 谒博公学长于城南寓楼) ...	(118)
水调歌头 (戊午重五节近, 寄怀双枣书屋)	

4 诗词自话

- 主人都下) (120)
- 永遇乐 (戊午重五节近, 寄怀都门诸师友并柬
沪读友人田遨、西野、策安诸诗翁) (121)
- 扬州慢 (用白石韵 戊午夏返京, 于天坛茶肆,
奉呈座中重梅丈以及诸诗老) (122)
- 永遇乐 (戊午秋有调京讯, 迟迟未果) (123)
- 水调歌头 (丁巳九月初三寓楼闲眺, 寄怀
京华诸老) (124)
- 金缕曲 (冬末歇浦闲眺, 用重丈韵) (125)
- 水龙吟 (奉和柏森兄戊午早春寄怀〈水龙吟〉
新唱依声步韵) (126)
- 金缕曲 (用柏森兄韵寿渊若诗翁七六华诞) (127)
- 金缕曲 (诸诗翁于四月九日雅集海余兄先农坛
寓斋修禊, 因再用序韵致意) (129)
- 金缕曲 (戊午暮春乞西野先生绘紫藤) (130)
- 鹧鸪天 (和策安兄新唱, 戊午春暮) (131)
- 金缕曲 (奉酬柏森兄庚申春日寄怀之作) (133)
- 水调歌头 (重过瀛台) (134)
- 汉宫秋 (庚申初秋苏州耦园感赋) (135)
- 满庭芳 (题梓翁画竹) (136)
- 金缕曲 (怀宁夏马元照、陈诏、柯则夫三兄) (137)
- 鹧鸪天 (怀人) (138)
- 渔家傲 (《风土》一书, 杀青既了, 中秋节近,
漫成遣兴) (139)
- 扬州慢 (依声步韵奉和弃园学长扬州第三届国际
红楼梦研讨会感时之作) (140)
- 鹧鸪天 (有寄) (141)

鹧鸪天（则夫归来，正当佳节，酒边索句， 赋此游仙，乃正宫鹧鸪天也）	(142)
金缕曲（己未岁阑奉请西翁、满子、仲华、 田遨、策安、诏公诸先生枉驾寒斋食蟹 并奉卮酒为寿）	(143)
满庭芳（梓翁教授为其令媛陈馨女公子以古绢 写墨竹卷子嘱题，敬谱一阕）	(144)
念奴娇（京都七月半）	(145)
踏莎行（京华小住一月，南归在即）	(146)
鹧鸪天（吊大郎诗翁）	(147)
浣溪沙（贞翁词长夫子赐书咏玉兰浣溪沙新词 谨依声步韵）	(148)
木兰花（壬戌初夏，小住武林，巧遇步青学长 前辈于里西湖客馆）	(149)
浣溪沙（步翁相国丁家桥词原韵）	(150)
玉楼春（尤三姐故事）	(151)
玉楼春（应野翁约赴苏州出席方书久画展开幕） ...	(152)
满江红（青浦大观园外滨湖处，有大片梅林）	(153)
浣溪沙	(154)
减字木兰花（题日本白井武夫先生望燕书屋） ...	(155)
减字木兰花（一九八五年十月十日于灌县南 桥导江楼）	(156)
蝶恋花（因红楼梦故事第二十五回演为小词）	(157)
临江仙（因红楼故事第二十五回演为小词）	(158)
月华清（读林文忠少穆、邓嶠翁词，有感昔贤， 依声步韵，以寄仰慕之忱）	(159)
水调歌头（丙寅中秋为红楼事于役正定古城，	